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KANGZHAN RIBAO　星期四　第一版

抗戰日報

第四一二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營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二、四、六出版　價 每份五角 每月六元 不[illegible]

斯大林接見納爾遜

據新華社延安訊，莫斯科消息：十月十五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接見美國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當日，蘇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米高揚與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維辛斯基等，並款宴納氏。

又，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尼古拉．諾維科夫爲蘇聯駐埃及特命全權公使。

葡總理要求日寇退出帝汶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合衆社馬德里訊，葡總理薩拉查曾要求日軍立即退出帝汶島，並保證完全尊重澳門的主權。葡政府刻正等待日方的答覆。傳葡政府以澳門總督之死係日方所殺，曾向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

論甑家莊的殲滅戰

賀龍

（一）

敵五十九旅團主力於九月一日起開始「掃蕩」我文水交城方山臨縣地區，被我軍民打擊，至十六日退回各據點，共中有八十五大隊一部在白文鎮建立據點。敵獨立第三混成旅團復於九月二十三日開始「掃蕩」我嵐五寨河曲保德地區。敵人此次「掃蕩」的目的是引誘國民黨反動派投降（公開宣傳「皇軍」配合渝方進攻陝甘寧，公開號召國民黨反動派聯合「皇軍」進攻西北）。當敵第三混成旅團第八大隊長溝非大佐九月二十七日進佔保德後，府谷方面的國民黨反動派曾五次開放渡船與保德敵來往，當我軍向保德進攻時，府谷方面頑軍某部曾在河左岸配合敵人以機關槍向我軍射擊。敵之另一目的是破壞我秋收，摧毀我根據地，敵所到之處燒殺甚慘，捉我軍民均開腹挖眼，其狀至慘。

（二）

九月二十七日夜，敵五十九旅團八十五大隊七百餘，偽軍三百餘，由白文鎮寨子村出發，合擊興縣，繼續進佔裴家川口黑峪口，向我河防進攻，除我軍民不斷向敵追襲打擊外，我河防部隊亦向敵迎擊，特別是我河防砲兵給敵以重大殺傷，敵遂退回趙家川口。此時我軍從各方面趕到，敵尚未發覺。十月五日拂曉，敵向我小善畔行進，驟被我軍從各方面包圍，敵即在小善畔東北高地構築工事固守，有敵機五架前來助戰。六日敵仍固守山頭，焚燒尸體，當日夜向東南方向突圍，在楊塔曹家坡康寧鎮等處沿途遭我伏擊，狼狽散逃。七日拂曉，敵到花子村又被我阻擊，我追擊部隊亦趕到，敵遂佔領花子村高地固守，此時又有敵機五架配合向我軍轟炸，掩護敵收容潰兵，我軍在敵機轟炸下，仍然繼續向敵包圍進攻，到下午，敵一支向東南潰退，又被我軍截擊予以殲滅，甑家莊東南高山固守。八日夜敵曾一度突圍，被我擊退。九日十日敵機轟炸，但我軍仍不斷進攻，敵傷亡過半，將屍體完全燒毀，除尉官以上外，其傷兵亦被燒掉，有尚未死，當敵焚火時，叫喚之聲慘不忍聞，在敵周圍數里內均能聞到焚燒屍體之臭味。十日夜八時，敵又復向東突圍，在鄭家岔附近，遭我伏擊，以小路崎嶇，敵遂於死中求生，集中力量向我軍衝鋒五次，均被擊潰。當時我截擊部隊又趕到加入夾擊，敵乃黑夜向鄭家岔南北高山逃散，潰不成軍，我軍亦分途搜索追擊，將敵大部消滅。十一日拂曉，又有敵機二架前來掩護，最後僅有殘敵百餘人乘機逃入白文鎮據點。

（三）

引誘國民黨反動派投降，用行動來鼓勵國民黨進攻陝甘寧邊區，是此次敵人「掃蕩」晉西北目的之一，甑家莊戰鬥，把敵人消滅，徹底粉碎了敵人的「掃蕩」，給予日寇誘降目的以重大打擊，使全國人民更加了解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是爲民族爲人民堅決抗日積極作戰的，而國民黨反動派卻是觀戰的企圖投降的，而且有些已公開投降敵人向共產黨向人民進攻。如在此次「掃蕩」中，府谷方面有國民黨軍某部竟用機關槍向我射擊，離石方面有三十三軍某部九百人到臨縣磧口地區搶掠殺害我軍民，形成對我夾擊之勢。敵人此次二個月的「掃蕩」計劃，只有四十天就遭到慘敗而結束，我們是完成了保衛抗日根據地保衛秋收的任務，更加提高了我黨政軍民的勇氣與信心。

敵人現正大舉「掃蕩」晉察冀，此次甑家莊的殲滅戰是很有力的配合了晉察冀的反掃蕩。

此次戰鬥的特點，是從戰鬥開始到結束的七天當中，敵飛機每天從早到晚，輪流的不斷向我轟炸，有力的配合其步兵，但結果敵人是被我們消滅了，這就證明我軍是能在敵陸空配合下戰勝敵人的。其次此次戰鬥是大規模的運動戰（帶游擊性），七天七夜的戰鬥過程，採用了伏擊、襲擊、進攻等等戰鬥方式，特別是很迅速的組織「三次的包圍與追擊」，這是證明了我們的幹部已學會了貫徹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思想，不但會善於進行游擊戰，而且也善於組織大規模的運動戰。

（四）

此次戰鬥的勝利，是由於我們正確的執行了毛主席「主要是游擊戰，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抗戰六年多，我們執行了這個戰略方針，戰勝了敵人，保衛了抗日根據地，已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個戰略方針的正確，此次戰鬥乃又一次更加有力的證明其正確性。現階段敵後的鬥爭形勢，雖然游擊戰更加提高，運動戰的機會相對降低了，但是此次：（一）敵人孤軍深入我腹地，據點空虛；（二）敵人向晉察冀邊區「掃蕩」和引誘國民黨反動派投降；（三）敵人破壞我秋收，破壞我根據地，就更加提高了我軍民的戰鬥情緒。這些個有利條件，就正是毛主席所指示的「不放鬆」的時機，因此，我們是勝利了。我們幹部與戰士的無比英勇，也是勝利的原因之一。在七天七夜的戰鬥中，敵人是陸空軍配合作戰，我軍則專走步兵的進攻，加以連續組織了好幾次的追擊包圍，好幾次的向敵衝鋒肉搏，如沒有我軍指戰員英勇耐苦的精神，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羣衆的積極幫助軍隊和配合主力作戰，更是此次勝利不可缺少的因素。敵人此次到處遭受到我民兵襲擊，甑家莊戰鬥過程中每個角落都有民兵協同軍隊作戰。此次民兵的繳獲甚多，更提高了羣衆的鬥爭情緒。最後，政府的協助與配合一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此次政府人員，不但領導民兵出戰，而且保證了軍隊的供給，傷員的運輸，致使戰鬥任務能夠完成的更好。總之一句話，就是由於有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組織了軍隊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步驟一致，協同動作，戰勝了敵人。

（五）

敵人是慘敗了，「皇軍」面子掃地了，敵人可能要進行報復的。我們不要因勝利而疏忽，我們要積極準備，再一次的消滅敵人！

十月，十五日。

我軍在反掃蕩中 處處關心羣衆利益
戰鬥空隙幫助搶收秋禾

（本報訊）此次反掃蕩戰中，我軍在極端緊張的戰鬥情況下，仍普遍進行擁政愛民工作，充分發揚了我軍愛護民衆利益的光榮傳統。在行軍中，未侵犯羣衆絲毫利益，爲了軍事行動，部隊必須通過農田時，亦儘可能的注意到保護秋禾，如在花子村從地中間衝鋒殺敵時，秋禾亦未受損壞。部隊每到一地，即自己動手打掃房院，砍柴挑水，房子不夠時，便住得擠些，不讓民衆受凍。周參謀長雖在緊張戰鬥繁忙中，即很小的問題仍極關心，不讓有微小損壞建設的行爲，一次在小善村，因天雨無柴，戰士們要把自已去建築的，現已壞了的房子拆下木頭來燒，周參謀長聽到後，立予制止。部隊食糧的動員，一律聽從政府分配，購買菜蔬物品，按價付錢，毫不賒欠。至於秤高秤低，升斗凸凹等不公平現象，從未有過。個別指戰員在老百姓家中吃了飯，沒有糧票時，都寫下欠條以後還給。凡我軍駐過的村子，民衆無不交口稱讚，一個老鄉說：「部隊連一根柴草也短不下」，這是實在的情形。對村中一切動員工作，部隊均派人幫助，對隨軍民兵民伕特別愛護關照，受傷者給予醫治或撫卹救濟。

（本報訊）反掃蕩中，我軍每逢戰鬥空隙，就積極幫助民衆搶收秋禾。「山東」部劉官與八位同志在兩點鐘內，就給民衆割了三垧糜子，並從很遠的地方揹回來。某部全體指戰員，在備戰情況下，仍給羣衆收割了兩天秋禾。副官處長在某村一次帶了十個人給一抗屬拔豆角。在馮家坨台，有四個戰士自動給老鄉割穀子，做得很認真。

果梅爾以南 蘇軍強渡德涅泊河
突破德強固防區收復葉羅夫城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蘇聯情報局公報：十月十六、十七兩日，果梅爾以南，蘇軍勝利強渡德涅泊河，並於突破敵人沿河廿公里縱深五到十公里的防區後，佔領果梅爾州的區中心葉羅夫城及其他居民點數處。梅黎托波爾城內，蘇軍擊退德寇大量步兵及坦克部隊的反攻，繼續進行巷戰，敵人在人力與裝備上，遭受嚴重損失，僅在梅城西南部反攻中，即毀德坦克四十餘輛。薩波羅什以南，蘇軍繼續攻勢，前進十餘公里，佔領居民點多處。克萊敏楚格東南，蘇軍在德涅泊河西岸兩日頑強戰鬥，結果突破德寇沿河四十五公里縱深廿五公里的強固防區，佔領德寇強固設防抵抗中心多處。基輔以北之西岸，蘇軍擊退德寇反攻，繼續爲擴大橋頭陣而戰，並改善自己的陣地。其他各綫進行激烈的偵察活動與砲戰。十五、十六兩日，蘇軍毀傷德坦克二〇輛，擊落德機一四〇架。

紅星報社論中論南綫戰事稱：德涅泊河下游的戰鬪平原，已變成大量步兵坦克及空軍參加的大戰場。南綫戰事對將來戰事有極大重要性。在蘇德戰場這個陣綫（梅黎托波爾與薩波羅什口）敵人的陣地向東凸出最遠，遭受每一打擊，特別痛苦地影響它在烏克蘭各地的陣地與克里米亞的防衛。德寇爲了扼守該防綫，曾自克里米亞調來援軍，在梅黎托波爾的入口處，蘇軍曾擊退德寇廿六次猛烈反攻。但即使付出很重大損失，德寇亦不能保持自己的陣地，而在紅軍壓迫下被迫退卻。

又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二百〇一名紅軍將領官佐和戰士，在強渡德涅泊河與鞏固西岸橋頭堡戰鬥中，表現「無比的果敢和英雄主義」，特授予蘇聯英雄的頭銜。

打擊敵「蠶食」陰謀
離東某地民兵積極破路

（離東訊）沿嵐離汽路某敵據點附近民兵，積極破路，打擊敵寇「蠶食」陰謀。八月下旬，該據點敵强令附近三村民兵修築汽路，並企圖增設據點，向我內地區「蠶食」。民兵中隊長李某得訊，立即率領幹練民兵，各帶武器，深夜摸到敵據點附近，第二天把被迫修路的民伕八十餘人完全解放，並將修好的路給以破壞。次日夜又乘敵不備，摸進敵據點，從不同方向放槍襲擾敵人，敵驚慌失措，亂放機槍與擲彈筒，民兵安全退回。

配合興臨地區反掃蕩 八分區我軍克開府
離石民兵大舉出擊俘偽十名

（本報訊）配合着興縣臨縣地區的反掃蕩，八分區我軍曾於二日夜間勝利的攻克二分區開府敵據點。斃敵軍十餘、偽軍二十餘，繳獲步槍二十餘支，子彈千餘發，及其他勝利品甚多。

（離石訊）在敵人掃蕩臨縣之際，離石民兵大舉出擊，沿汾離公路割電綫、破路、打土窩襲擊據點，守碉堡敵人大爲恐慌，敵人退回時，又給敵人以迎頭痛擊，總計此次反掃蕩的十天內（從九月九日到十九日）共戰鬥八次，斃傷敵六名，俘偽警備隊長一名，偽軍二名，偽組織人員一名，繳獲騾驢八頭，步槍一枝，連槍一枝，皮襖衣服四件等，收割電綫一百餘斤。

號召開展精紡運動
臨南三區獎勵紡婦
劉能林等當選紡織勞動英雄

（本報臨南訊）三區於本月一日召開獎勵紡織婦女大會，到會婦女大百餘，由區公所及抗聯主持，區裏及縣上代表均在會場講說獎勵紡織的意義，號召開展以「白、細、勻、緊」為標準的精紡運動，俾能撈到經綫自給，解決根據地軍民衣料問題。繼即選出劉能林、劉秋香、高如蘭三人為全區紡織勞動英雄，她們遂被雷動的掌聲歡迎到講演台上，每人佩帶「一朵光榮的大紅花」。劉能林從親身的體驗說明「如果沒有共產黨，婦女們是永遠不會解放的。」「僅說空言不能得到解放，婦女必須參加生產勞動，努力於根據地建設工作。」最後發獎，劉能林得農幣伍百元，手巾二條，織布鍋（即織布舌）一口。劉秋香得農幣四百四十元，手巾一條，鍋一口。高如蘭得農幣三百三十元，手巾一條，織布鍋一口。

（又訊）劉能林今年二十八歲，不但紡織積極，且積極熱心抗戰工作，她是婦女紡織競賽的領導者，又是連任四年的村婦救秘書。她在去年紡了二十一斤花，織過十丈白布，十一丈條條布；今年又為政府織出兩個標準布，給人家織出三個白布，二疋條條布；行署紡織決定規定紗支後，她用一兩棉花試紡的結果是二百一十丈，折合十支還多。政府兩次購買標準布中，她均領導競賽挨門逐戶的督促，使她村獲贏了一套新軍衣。由於她對婦救秘書工作做的好，村裏二百多婦女便有一百四十個參加了婦救會。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邊區的消息傳出，她進行了宣傳工作，領導做出二百七十六雙軍鞋。她勸說十多個女二流子參加生產，並調解村中夫婦、妯娌不和者，使之團結和好，因此她在村中有極好的信譽，被選為第一名紡織勞動英雄。第二名的劉秋香，現在四十一歲。每天能織一個布，可紡十二兩花，去年曾紡一百斤花，織五十疋布；今年正月至四月，共紡二十四斤花，織出十二疋布。她連任過三年村婦救秘書，做的軍鞋每次都是結實美觀；給部隊做棉衣時，別人做一套，她卻做了八套。對於政府一切法令號召，都是熱烈擁護積極實行。高如蘭，是村婦救幹事，自己努力紡織以熱心督促別人，今年政府定購標準布，她村兩期完成五十五疋，她自己織了兩疋。制止內戰警報中，她熱心督動，使村裏一二五雙軍鞋二十一天就全部如期完成。她又種地、做小生意、給人家打短工，獨力維持一家二口的生活。

三專署貿易分局
大量購發棉花推進精紡
臨南半數以上婦女參加紡織

（本報三專區訊）專署與貿易分局近向臨南離石各購發五千斤棉花，以推進精紡，規定分三期完成收紗工作，第一期須在十一月各收到兩千斤。紡紗工資計算采折算，從八支起碼，八支紗每斤二升半，十支四升，十一支五升。由紡織工廠派二人幫助臨南工作。紡織廠已與臨南縣府建設科訂立收紗手續，並在某某一地成立紗市，每集大量收買。恆信昌亦在某地成立辦事處，收買棉花土紗土布，推動精紡工作。

（本報臨南訊）此間紡織業素稱發達，會紡織的婦女人數佔全縣婦女半以上；尤以某區最為發達，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紡車，平均每三戶有土機一架，某行政村即有二十幾個精紡小組，三專署所收到的一萬「千正標準布，亦以該區婦女候貨花與薛如花織的最好。按該區條件，近已決定闢為紡織區，並擇定兩個自然村為精紡村。各區婦女部長均已集中該村，了解情況，從事宣傳，區村婦女幹部也參加精紡，以發生模範作用。

臨南兒童緝私積極

（本報臨南訊）兒童白禿子等二人放哨時，見一商人躲避檢查，繞走高粱地，兩人立即追上去，結果查出仇貨一捆，當交政府依法辦理。縣府聞訊，特通知區公所獎給本幣二百元。

臨縣展開秋收競賽
各村普遍組織變工

（本報臨縣訊）臨縣秋收變工進入第二階段，在縣會創導下，各村組織秋收委員會，領導秋收及鋤地工作，並展開熱烈競賽。某村向全縣各村提出挑戰條件：一、保證變工收到底，不停一天工；二、收割要快，收好就鋤；三、發動百分之五十的婦女參加變工，打場上地；四、建立模範組，模範組要鋤秋地三十畝，並使本組婦女完全參加變工；五、保證全村秋鋤地三百畝；六、創造勞動英雄一名。自此之後，全縣即普遍展開競賽熱潮，各村男女紛紛參加變工隊。有某某兩個村子當即應戰，並將第一條衣置以具體內容為：保證每人每天收平地畝半，山地兩垧，五天收完穀子、糜子、高粱、山藥蛋。如果那村輸了，就小組各派一人幫助勝利的村莊秋收。其中一村在二天內，又有男子十六人，婦女二十三人加入變工組，該村現有婦女三十六人，編成七組，每天打場上地。婦女段家作領導的小組四人，第一天就收糜子三畝。另一村有婦女一二人參加變工，編成三個小組。某組變工切菜，半天時間即切三斗米糕的菜，勞動效率增加一倍。現在各村均已展開競賽浪潮，變工隊不斷出現。一區某村在秋收委員會領導下，參加變工人數六十一名，牛九頭，共分二十個小組，自九月二十四日開始變工，一天就割麥子六十畝，至寒露前，該村糜穀豆類已全部收完，蕎麥亦大部下種，一、三區以李×村、×局村為最好。李×村參加變工的五十人，編成十個小組，四組有牛四頭，馬一匹，工會秘書領導下的變工組最好，共有勞動力五個，一天割高粱九畝，穀子畝半，打糜子四畝，揹回高粱九十捆。李福榮領導的小組，四男三女，一天割高粱十一畝，分工合作，女的剪穗子，男的挖根子，他們在勞作中情緒很高，講故事，談家常，有說有笑，二紅火，得很。×局村首先由村幹部三人編成變工組，一天就收糜子六畝，礦四畝，大家見變工成績卓著，紛紛組織了變工組，現已有七個小組，參加者二十四戶，三十六人，牛力亦均參加。

南斯拉夫境內
游擊隊到處勝利

據新華社延安電：南斯拉夫游擊隊近來獲得幾次勝利。十三日晚，游擊隊破壞德國佔領者在波斯尼亞的克魯伯工廠；現正沿奧古林至卡羅伐克——薩格勒布鐵路與德寇激戰中，奧古林周圍所有防禦工事已全部被游擊隊佔領，被迫在德方作戰的意軍，繼續整批投降。達爾馬提亞北部，游擊隊幾乎保有整個海岸，游擊隊並佔領革亞爾納拉某島的克勒斯島。蘇薩克附近，游擊隊佔領加西尼特城，在該城內外，戰鬥經三十六小時之久。在斯洛伐尼亞，沿利烏布略那亞到的里雅斯德和高利克到婁姆鐵路綫；激戰亦在繼續中。在高利克、加爾洛巴格、伯格西克等地激戰中，游擊隊俘敵一五八人；解放被扣之居民與意軍一〇三〇名，並繳獲大砲兩門，迫擊砲四門及大量步槍彈藥等。

另據德國廣播：魏克斯已被任為指揮南斯拉夫戰爭的德軍元帥，目前，該區戰事由克魯格所指揮。

丹麥各階層名流派代表
組民族解放委員會

據新華社延安電：塔斯社訊，「丹麥民族解放委員會」已在丹麥成立，並任該會為集合與指揮一切能積極抵抗佔領當局的部隊。該會由丹麥各階層人民及各黨派的代表們所組成。丹麥佔領當局已解除戒嚴狀態，但[illegible]形式的行動，絕不能作為緊張形勢有任何減輕之證明，哥本哈根及其他城市中等學校學生繼續對停課的大學生表示同情，實行罷課。佔領當局已將通往瑞典的港口封鎖，逮捕不少幫助亡命者渡過松德海峽的漁夫。

盟軍分路鉗擊羅馬
進入卡布亞平原距羅馬不及百哩

據新華社延安十七日訊：據阿爾及爾法方電台廣播，直止爭奪羅馬之戰業已開始，數路盟軍正從東面、南面展開鉗形攻勢，並逐步迫近中。東線的英第八軍於十六日佔領甘波巴索，該地為特摩里到重要戰略據點文其亞都羅的公路聯絡點，距文城只八哩。在西岸方面，美第九軍十六日已將德寇驅逐到福爾都納河以北的平原中，德寇正向羅馬以南八十哩的格利格利亞諾河撤退，克拉克將軍調來大砲和重裝甲車，準備進行攻勢的第二階段，戰鬥機和轟炸機正進行轟炸，破壞橋頭堡與準備道路。向北前進的盟軍，十五日下午即已進入卡布亞平原。第五軍的坦克部隊，冒八哩的高地上德寇大砲的轟擊，正從福爾都納河北進，並以砲火掩射卡布亞平原反攻的德寇，尤以沿海一綫，戰鬥最烈。現兩路盟軍各距羅馬不及百哩。由於盟軍還未利用絕對優勢的海空軍，還沒有把更大的陸軍投入戰鬥，再加以亞平寧山脈的阻礙以及德寇的垂死掙扎，盟軍進佔羅馬，尚須更大的決心和努力。

羣眾擁軍熱潮
——興縣隨軍記之二——

本報記者　邢駿

八路軍又住到××了。他們曾在這兒住過一年多，羣眾一針一線的利益沒侵犯過，這們久別重逢，全村男女老少都歡天喜地的來看望他們，老太太把棗子一把一把地往戰士們懷裏送，小孩們親暱地倒到熟識的戰士懷裏，一千多人馬的食糧、柴炭、草料是不必害愁的，老鄉們每天都有成批的牲口從四面八方給馱來。當他們住到另一個村子同樣受到愛護，老白看到軍隊要和他家住，立刻將房子打掃清潔，鋪好毡子，接着燒開水，請吃鮮紅的棗子，僅存的一升小米也拿出來給戰士們做飯吃了，白天忙了一天，黑夜做鞋還引了二十多里路，他還歎聲說：「沒有什麼！」

×　×　×

小善畔打了勝仗以後，百里以內的村子都有大批慰勞品送往前綫。有兩個村送了七隻羊，二十斤白麵；某村一下就集中了五十五個馱子送來送菜；另外有五個行政村，派九個人揹了一口豬、三隻羊、七隻雞，和豆腐糕、豆麵餅二百多斤送往火綫，其中有十五歲的小孩，有七十歲的老漢，他們奔跑了一天一夜才追上部隊，但他們興緻勃勃不見一點疲勞的樣子。一位揹東西的抗屬欣慰地說：「這些東西雖然自己兒吃不上，但能和吃上了一樣」，因為他相信他兒子在別處一樣要得到慰勞的，十日一天，前綫收到一百多隻羊，因為軍隊轉移，好些村子做下東西沒法送；十一日戰鬥結束後，沿途還有人揹羊上前綫。靠近火綫的村莊，到處請軍隊吃糕，吃飯，有的把稀飯直接送上火綫，有的連夜烘乾饃饃棗子作糕，有的在砲火隆隆下趕做豆麵餅，有的把全村僅有的叫雞捐了出來，有的把嫁女兒用的白麵捐了出來，有的發起三斤米勞軍運動，有的發起慰勞傷兵一碗肉運動，還有的半夜給軍隊擔乾柴掉飯，把山藥蛋半價賣給軍隊。

×　×　×

受傷將士是最被關心的，小善畔圍困敵人時，周圍五十里的村莊，將成百付的担架集中起來聽候調動。担架前後動員了六百餘付，有二百餘付經常隨軍行動，某村一次動員二百四十餘人，隨軍奔波七天，有兩天沒吃上一頓飯，仍精神煥發，毫無怨言，並說還可支持兩天。九十里長的傷兵運輸綫，九小時即可把傷兵運到。不論抬担架的，見到傷員也無不設法搶救，白明珠的老婆被敵人殺死，他揹着小孩向外跑，看到山上有一個傷兵，立即放下小孩，把傷兵揹下來，給喝水吃稀飯，把戰士安置好，才去照管哭啼的小孩。對於失掉連絡的人員，羣眾給以同樣的關照。劉米底把軍隊失掉連絡的人員引到安全地帶，並要請到他家裏去住。孫仁謀將前綫失掉連絡的人員引到家中，招待吃飯，並派自己的小孩出去放哨。二區區長率領村民用棺木收殮了陣亡的戰士，開會追悼，立碑紀念，別處死難的烈士，也都受到人民的殯和憑弔。

×　×　×

擁軍運動是熱烈的展開了，某村的慰問信中寫道：「你們為了我們老百姓，每日在山頭作戰，免不了受餓，你們勇敢殺敵愛國愛民之心，人無不敬佩，做村人民自願捐出一切一口慰勞你們，並願支付出一切和你們一同抗戰，以表軍民之血肉關係。」這正是一般人民的意志的表達。縣區幹部大部直接參加了軍隊的協助抗戰動員工作，村幹部則在軍隊到達的時候，主動的解決困難問題，由興采一直工作了兩天兩夜熬的吐了血，某村村幹部跑的腳起了血泡，仍不停息。在戰鬥中，各級幹部也都很辛苦了。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三）

（三）反共摩擦中國民黨反動派的「曲綫救國」論

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共摩擦當中，經常與敵人取得聯系，實行所謂「走曲綫」辦法，而在此時期應以張蔭梧作代表。

張蔭梧親手主持的聯敵反共的摩擦事件，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博野事件，其時冀中激戰方劇，張密電所部對博野軍區司令呂正操部偷襲，後又在安國縣各莊活埋共產黨員宋振恆、何焜山、張振安、何福林等。此後不久於三九年四月又越過滹沱河向冀中的八路軍進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並演深縣慘案。此外，張蔭梧在三九年四月還秘密製定了所謂「對偽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略方案」，配合日寇共同來夾擊八路軍，同時在這前後不久，他公開提出了「曲綫救國論」，這種所謂「曲綫救國」辦法，不僅在他的部下流行着，如他所部韓顯光給某部信裏寫道：「劉本旅已受環境逼迫，本人於今日率領一部暫住大貴鄉，已與吳團長取得聯絡，希貴部於可能範圍內與敵部密切聯系，並祈與石頭莊臺協軍李副旅長、劉團長亦取得相當連絡。劉吳團長巳電知該部勿令發生誤會。……」同時他還以「曲綫救國」爲汪精衛及其他漢奸辯護。

張蔭梧替汪精衛辯護道：汪精衛不是漢奸，而是『曲綫救國』。張蔭梧同樣也用「曲綫救國」論替蘇北著名的漢奸榮思波辯護了一番。例如張蔭梧在他呈蔣委員長的一通電文裏曾經這樣說：「榮思波……爲保存實力，及施行曲綫救國計，巳與日寇接洽，被委爲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際仍爲本黨作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部反正，與日寇以重大打擊也。……」張蔭梧在他呈軍政部何應欽的一通電文中同樣爲榮思波辯護道：「榮思波……爲施行曲綫救國計，已與敵寇接洽，被委爲冀東匪剿匪總司令……名雖是協，而實……」，而實是投降，是向日本帝國主義施行曲綫「救國」！」（編者按：今天國民黨的降將如毛，降官如潮，連張蔭梧『曲綫救國』論的歪曲的辯護也用不着了！）

（四）英日談判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與「遠東慕尼黑」的再醞釀

六月　十四日起，天津敵實行封鎖津英法租界。

七月　廿四日，英日談判初步協議成立，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主要內容是英政府完全承認目前中國之實際局勢，而「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爲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佔領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需要」。同日，新中華報社論稱：『在英日談判之初，日寇要求：（一）英國放棄其『親蔣反日』政策，（二）英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與日本合作，同時在維持天津租界之治安方面，亦與日本合作，……由此可見，解決天津事件不過是談判的一面，而其另一面，則是迫使英國直接對日本侵略投降，迫使它不得不及早起來以『調停者』的資格去加緊作『遠東慕尼黑』會議的醞釀。』

汪逆對蔣一拉

八月　九日，汪逆在廣州發表勸降廣播，略謂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廿八日，平沼內閣辭職。三十日，阿部內閣成立。卅一日，汪記國民黨發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再鄭重宣佈「以反共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望海內外同胞共喻此旨。」

（五）歐戰爆發後的投降危險與陶希聖僞裝「反汪」的陰謀

九月　一日，第二次歐戰爆發，五日，汪逆在中華日報以「歐戰與中國之前途」標題著文稱：「……自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我之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因爲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

汪逆二拉

十九日，汪逆發出致重慶通電稱：「……！最近共產主義流竄，尤迅而且烈，中日兩國當此世界危殆變遷之時，宜深相結合，不以東亞納此漩渦之中，……且中日兩國若於此時結束戰爭，開導和平，日本固可以居舉足輕重之地位，……中國尤可因此休養生息……」

投降再醞釀

廿八日，外長王寵惠對美國合衆社遠東部總經理毛勒士發表談話，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毛問倘第三國出來調解，中國有何意見？王答：只要合乎我所說的光榮和平的條件，中國無不樂於接受，尤其希望愛和平的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王並請毛將此意告訴美國。同日，上海日軍發言人稱：中國在外交的運用上向有三個方針：一、引誘第三國與日本交戰，二、希望第三國幫助中國抗戰，三、引誘第三國調解促成和平。自歐戰爆發，第一、二方針無法運用，只有第三個方針，故有王寵惠的談話。接着張羣、魏道明等紛紛赴香港作和平的試探。

十月　一日，香港大公報對王寵惠談話加以說明稱：王外長談話謂美國於此時機對日和議，最爲適宜。十六日，孔祥熙答美聯社記者稱：『問題之中心不在中日能否媾和，而在日本能否放棄對華之侵略政策。』

汪逆派密使陶希聖回渝

十二月　褚逆民誼發表談話：「……吾人本既往合作之精神，仍希忠實同志安然過來，相與聚首，精誠團結，共商國是，使本黨分而復合也！……」卅日，汪逆與敵寇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卅一日，陶希聖僞裝反汪離京赴港，宣稱脫離汪逆僞組織。

（六）米內內閣成立後，敵汪勸蔣合流，蔣介石暗暗拒絕對日直接談判

一九四〇年

汪逆三拉

一月十四日，阿部內閣辭職，十六日，敵米內內閣成立，汪逆電蔣勸和稱：「……惟先生若能以國命民生爲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的原則，以求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及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廿一日，陶希聖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日，港、滬各報據譯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其主要內容包括三個問題，第一，根據什麼原則調整，第二，對事變以來既成事實如何處理，第三，對於事變繼續當中所引起的特殊事態又怎樣解決。對第二，第三兩問題，「調整綱要」裏所規定的辦法有四點，關於第一問題，調整的原則是：一，善鄰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攜，四，設立「强度結合地帶」及「特殊地位」，此外是與「臨時政府」關係的調整，再其次是與「維新政府」關係的調整（以上各項詳細條款及說明從略）

日寇四拉

二月　一日，米內在議會答覆處理事變方針謂：「至新政府（指即將成立之偽寧）與重慶政府間之關係，即暫時處於對立地位，蓋不得已，然吾人則僅量期待重慶政府能解體而參加新政府也。」十七日，敵興亞院總務柳川在議會答辯處理事變方針謂：「……舉日雖已聲明不以蔣介石爲對手，然不以其爲對手之程度究應如何？……重慶政權若能與中央政府採取同樣方針，則自然附者將會合流也。」十八日，蔣介石電申長期抗戰決心，拒絕對日直接談判。二十五日，中國政府發言人否認國民政府憑借王克敏或汪精衛之援助，與日本試作和議之傳說。

汪逆四拉

三月　十二日，汪逆發表和平宣言，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

日寇五拉

十三日，米內響應汪逆和平宣言略謂：「日政府與中國新中央政府共同建設新秩序，其具體方案，即以近衛聲明爲準則。中日兩國，今雖以干戈相見，猶應有惻隱與寬容存乎其間。」十六日，周逆佛海向記者談全面和平稱：「……假使日本與重慶互開講和，我們準備以全力促成之，如重慶不願參加我們，我們也會站在一邊，絕對不加以妨礙……所以新中央政府成立後，我們對於重慶不僅沒有絲毫敵對心理，而是懷着無限的期待。」廿二日，汪逆廣播「望渝方破除成見，加入和平運動」，同日，僞武漢綏靖主任葉蓬逆送向記者談話謂：「余相信今後之工作，至少須將國民軍五分之二推至和平建國方面，……結局余等之敵人，即共產黨及其軍隊。」三十日，僞寧政府成立，發表還都宣言招降。（按：僞寧政府成立以後，汪係代理主席，主席一職尙虛懸，這正如上面周逆佛海所說，他們是懷着無限的期待。）

汪逆五拉

四月　十七日，汪逆在武漢廣播勸降。

（七）僞寧政府成立後，德意勸和，敵曾企圖直接對蔣談判，盡撤南寧、龍州、欽縣的軍隊以誘降

六月　十九日，林逆柏生對重慶廣播稱：「我如今鄭重的說，蔣介石肯爲國家打算，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我們不但可走開，並且可以死，願以死來換取國家的生存獨立，蔣介石沒有覺悟與決心，那是我們不得不請他不再要阻撓，我們要挺身起來打破一切障礙，參加和平，請你們伸出和平的巨掌和我們攜手。」

七月　十六日，米內內閣辭職。十八日，英日簽定封鎖滇緬路協定，曾規定日本應於十八日以前，一個月內，設法與中國成立全面和平。二十二日，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加強德意外交。

日寇六拉

十月　二十四日，上海敵報「每日新聞」發表，德、意、法駐重慶大使建議中國政府與日本締結和平。同時中國駐美大使接到美政府之通知謂：鑒於中國政府之和平計劃，將取消貸款予重慶之原議。二十六日，合衆社發表敵寇誘降陰謀稱：「權威人士今日透露松岡要求暫時停止日本與南京政權簽訂汪精衛之談判，蓋松岡將作最後一次企圖直接與蔣介石談判。」同日，上海合衆電：「德國現正慫恿日本政府向××方面建議，除華北外、願將其他日軍佔領區，及華中、華南若干個軍事根據地交回中國」，所謂「……故棄汪精衛政權，而以較寬大之和平條件餌蔣介石，如可能者，即要英國任調人，否則由德國任調人亦可。」

日寇一次撤退

二十八日，敵軍自南寧、龍州撤退誘降。同時並有敵人將自宜昌、九江，甚至自漢口、廣州撤退的傳說。

十一月　一日，同盟社電稱：「久居香港之顏孟餘，於最近向蔣介石進言，勸其以汪蔣合作之方式收拾時局。」七日，陳逆公博談全面和平。

日寇二撤

十三日，敵軍又自動退出欽縣。十八日，海通社發表和平談判內幕稱：「在過去數月中日本已向重慶政府提出若干和平建議，同時最近中國駐東京大使曾爲此目的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取得接觸，中國大使曾親自將極寬厚之日本建議帶至重慶。」

日寇七拉

二十三日，合衆社揭露日寇要求談判和平稱：「上海方面盛傳日本又向重慶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舉行和平談判。該消息謂：日本要求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接受其建議，不然則將正式承認日本卵翼下之南京汪精衛政府。」二十六日，合衆社又揭露德國勸降：「據稱德國駐重慶外交官（按即德代辦斯特瑪）正以壓力加諸中國領袖蔣介石，企圖使中國與日本成立和平。」

汪逆六拉

二十七日，汪逆電蔣勸降謂：「余深望足下堅決的宣佈「中日議和」之主張，使全國人民努力協助政府實現「和平」及恢復治安之工作。」

日寇對蔣二打

三十日，敵政府公佈承認僞寧政府，及「日汪條約」。

日寇八拉

十二月　九日，敵外相松岡答記者談「全面和平」稱：「將來中日必能實現「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尚未關閉與重慶和平之門戶。本問題將由南京政府任意決定之。」

（下接第四版）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策劃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上接第三版）

一九四一年

（八）皖南事變中，國民黨配合敵軍圍攻新四軍，與事變後敵寇的誘降演說

一月四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向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突然襲擊。十七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竟正式發出通令，喪心病狂，誣陷新四軍為「叛逆」。

日蔣一次合作反共

同日，同盟社從南京發出電訊略謂：「重慶政府嚴令長江下游江南地區之共產軍，於十二月廿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為使共產軍早日移往江北，遂開始在東流附近圍攻新四軍及共產軍各部隊，共產軍一部已於十日由荻港附近潰退江北。自十四日以來，日軍各部亦攻擊宣城，金壇附近之新四軍，「國民政府」綏靖部隊亦協助日軍作戰」。十八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發表演說。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表命令與談話。

日寇三打九拉

二十一日，敵七十六屆議會敵酋近衛發表演說稱：「然而中國尚未覺悟民族共和之大道，尚存在着一種勢力，它以抗戰作為救國之事業。……帝國堅決消滅從事抗戰者。凡與我共鳴者，則欣然與其提攜。」同時松岡稱：「日前實已企圖促使蔣政權內部之分裂，如日見劇烈！……」二十六日，敵酋松岡在議會談「汪蔣合流」稱：「要求蔣介石之反省，即是要求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但此種工作未能成功，現在既已正式承認「南京政府」，即當努力援助之，使其成為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但今後仍勸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東條（當時為陸相）稱：「欲使重慶政府反省，必須加以重大之壓力。如再加以壓力，或可轉變蔣介石之想法。」三十日，松岡在衆院答辯談「汪蔣合流」稱：「日前現內閣促使蔣介石反省之主要目的，在使蔣介石能與以汪精衛為首之「南京政府」合流，停在此基礎上更進而與日本進行「全面和平」之談判。……當日本政府尚未正式承認汪政權之時，汪精衛曾邀重慶政府要人與彼合流，進而與日本談判全面的「和平」問題。當時汪精衛並有此種精神，即為顧全中日大局計，設彼有關礙中日和平談判處，彼願出遊國外，以促成此中日間之絕大好事。又我政府亦會有此明白之表示，即雖在我政府正式承認「汪政府」為「中央政府」後，而我政府實並未放棄促使蔣介石反省而與「汪政府」合流之希望。」

汪逆願意「出洋讓賢」

又，汪逆在此之前亦宣稱：「為中國前途及全面和平之實現，如蔣先生肯來南京，我願立即出洋讓賢。」

第一批將領投敵

一月十八日，國民黨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總副指揮李長江率部投敵。該部高級將官隨李逆投敵者計有：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丁綮棠，第二支隊司令顏秀五，第六支隊司令陳才福，第七支隊司令秦慶霖，第十支隊司令范傑。

第二批將領投敵

二月，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率全部投敵。

日寇十拉

四月十一日，近衛答記者稱：「為積極育成汪政權，今後並不一定要絕對的排擊蔣政權，余倒想向使蔣汪合流之途實現全面的和平方向邁進。」

（九）美國解禁、橡皮輸日後，「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

五月五日，美取消鋅、橡皮輸日及中國淪陷區的許可制度的命令。十日，荷印英美石油公司重訂對日石油協定。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

十八日，新華社莫斯科電訊揭露日美擬訂立協定，調停中日戰爭謂：「眞理報載東京消息稱：「美國最近由日本非官方之負責人士接到一締結日美協定之提議，提議中提出：美國干涉中日戰爭，日軍則先由中國內地撤退，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支配地位，日本保證不向南洋發動戰爭，予日本以重要經濟讓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時或者由美國貸款予日。」據訪員稱：「在談判此問題之前，華盛頓要求日本取消一九三八年一月不以蔣介石作為談判對手之聲明及修改該次所作關於不容第三國干涉中日戰事之宣言，闡明日本在遠東之經濟計劃」。（按：眞理報揭露上述日美妥協眞相後，日美雙方均不否認）十九日，松岡、格魯在東京會談。二十三日，重慶軍委會發言人稱：「上週寇軍全面發動總計達三十萬人之多，其結果不過如此，以此種方式而修談解決「中國事變」，不但世無相信之人，即敵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眞無異乎說，軍事進攻方式是不能解決的。果然，同盟社接着就分報告日各戰綫軍事當局均稱第一期作戰已結束，互為唱和）二十八日，松岡在特別新聞會議上說明：「目前美政府無意禁止石油運往日本或更加限制石油之對日輸出。」

（十）德蘇戰爭爆發後，汪逆勸降與何應欽勾搭德代辦

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二十四日，汪逆在東京廣播：「我國民政府同人不斷反省檢討自己之責任，努力增強自己的力量，同時對重慶方面亦未嘗忘卻促使其早日參加和平之工作。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均通過各種方面促使他們參加。對於促使全面和平早日實現，已作不斷之努力。今後仍將繼續努力。」（見東京日日新聞）

汪逆七拉

七月二十日，汪逆向日本外務省記者團宣稱：「仍希望重慶政府轉向。」

何應欽勾結納粹

廿四日，新華社重慶電稱：「政府與德意絕交後，……親日親德派大為不快，……覺大權旋變，徵宴德代辦及海通社駐渝社長等多人，即出面請客者有何應欽及親德派頭子某某等，……席間賓主各作何語，無人知道，惟據接近何應欽及親德派某氏稱：何等謂德必勝，日亦必勝，英美蘇中國必敗，對德斷交實屬錯誤。為討好希特勒起見，設此歡宴，以為將來復交親德留步，親德派方面人員更敢出空氣，謂德國方面條件，為德軍打至中央亞細亞時，擔負修築一條鐵路通至甘肅，扶助中國實行法西斯制度，以何應欽為中國之貝當，以某公為中國之達爾朗。中國方面條件，則為與英美絕交，廢止滇緬路，修路協定，以人力物力供給德日兩國，惟全盤計劃有待於德勝蘇敗與日本攻蘇，故目前須積極發動反共反蘇……」

（十一）希特勒承認汪逆偽組織後，重慶市面竟有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並鼓吹日本實無法可以戰勝者

九月三十日，群衆六卷十期漢夫著「抗議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稱：「……希特勒開始反蘇戰爭，並承認汪逆後，市面上竟有以「大地政治」或「地緣政治」為標榜為號召而公然大肆宣傳者……」「這個被譽為「一種經國大計之學」……被稱為「世界政治之南針」的「大地政治」，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們先引那叙鼓吹者的自白吧：

「「此次歐洲大局發生絕大變動，德國左右攻擊，着着勝利，納粹卍字旗幾有到處招展之勢。希特勒所欲決勝千里之外，我看中已証據大地政治學者參預。日爾曼民族對自然科學津津樂道，而國民學校早已採為必修之課本，柏林多年以前已有一種刊物專載此類文字，風行各地」（荊凡：創刊詞）「……我們的有名的「大地政治學者」×××先生，×××先生，不是都曾不斷的發表德強蘇弱法西斯德國必勝的「大地政治學」的謬論嗎？東北大學教授×××先生在關於德蘇戰爭答客問（荊凡：創刊號）裏不是也在那裏稱讚德國「毅然」（！）攻蘇，讚揚「德國攻蘇，可費力少而獲利多」嗎？不是在替德國的宣傳為宣傳的說「蘇聯內部不安，其國軍素質低劣」嗎？不是在以支持蘇的口氣說：「只須」擊潰蘇聯第一綫軍隊六十個師殲滅，使「一切抵抗而解」嗎？……！」「不止此也！「大地政治學者」們，既以參預者特務的精神為榮，自然也以做希特勒的盟友的朋友為榮。請看：「大地政治學者」的刊物上，不加絲毫批評的，把德國地緣政治雜誌上關於遠東的中國抗戰的文章譯登了出來，……它大捧其日寇的經綸，說它「殆為世界上最精者」，並日寇「除內部崩潰外，其本國實無法可以攻擊之」。這還不算，這種文字，對中國抗戰的勝利完全漠視，認為並不重要，比如說，「吾人今不必以幼稚之「誰勝？」「誰負？」為問：」「……則知勝負問題，絕不重要。」眞已經是從對希特勒的尊崇的頌揚者的地位，到遠東讚揚日寇軍力，對中國勝利不加一顧了！……」

（十二）陶希聖潛回重慶後，發表所謂「汪精衛的反蘇反共」的謬論

蔣介石容納密使陶希聖

陶希聖偽裝反汪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離京赴港公開宣稱脫離汪逆偽組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見前），並於同年二月十一日在大美晚報和同時期港滬其他各報發表「「新中央政權」是什麼」，二月十九日著文分析「「新政權」短期的原因」，三月十日發表長[illegible]的日本經濟獨佔組織（兩文收於大美晚報三月十日及十一日），三月二十五日發表「日汪所謂「中央政治會議」」（大美晚報），為返回抗日陣營的政治資本後，不數月即潛回重慶從事策動投降的陰謀活動。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竟在中央週刊發表「汪精衛的「反蘇反共」」一文為汪逆作辯護，以緩和蘇聯與中共的讒奸論調的宣傳，該文說：「汪反蘇反共不是一成不變的：……德蘇協定成立，日本調整日蘇關係發叫汪不要標榜「反共」……華北日軍通過莫斯科以獲得日軍與中共互不侵犯諒解，……因此，汪偽反蘇反共主張，不能得到華北日軍同意！」

十二月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

三、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敵酋谷萩的四次誘降

這一時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已堅決對日作戰，「遠東慕尼黑」的危機告一結束，但因英美在遠東的暫時失利，尤其是滇緬路的被切斷，使重慶方面對日直接勾搭默契的傾向更為發展，由於英美蘇進一步的團結，共同擊敗法西斯侵略者的形勢已成。這與國民黨反動派挑撥日蘇戰爭，及要求英美首先反攻日本，蔣介石坐享漁利，以國際援助進行反共內戰最後實現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方針不合，於是在整個戰略上，反對英美蘇同盟國的戰略計劃，並鼓勵日本北進，為希特勒開闢一個攻擊蘇聯的第二條戰綫。在抗日問題上，則走到「看戰」「觀戰」，以集中全力於反共反人民反異己，但同時為了獲取政治資本（如四大領袖的榮譽與地位），和騙取盟國的軍火，與麻痺國內外的視聽，卻又掛着聯合國四強之一的招牌，戴着抗戰與民主的帽子，以對聯合國進行投機。至於內政，在政治上以言民主，則排斥異己，抗日黨派無法存在，無論團體與個人，開會、說話、寫文章以至居住走路均無自由，均須指定（對會議）與檢查（對文章）之不足，更加置特務網重重監視（從集會、言論到居住走路），此種情形，尤以重慶為甚。以言經濟，則官僚資本實行囤積投機，不僅「農業破壞趨於前所未聞之程度，即中小商業亦叫苦連天，無法生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了謀成進一步的壟斷投機，在擴張通貨，抬高物價，剝奪……，剝削勞動之下，更實行種種具體辦法如專賣，限價……等等，以求超乎經濟之厚利。以言文化教育，則箝制思想，廣泛宣傳法西斯文化，排斥一切進步思想，而代以一切敗壞民族氣節，及復古的奴才教育。以言吏治，則貪污腐化，強徵捐稅，毀法亂紀，假公濟私，至於捆綁壯丁，彈壓民伕，陷害青年，斷喪人格，尤為舉不勝舉。其結果，民怨沸騰，民變蠭起，各地災民以小孩充飢，死屍枕藉（其中以廣東河南為最）。更嚴重者不在此，則至目前，國民黨派不僅絲毫無改悔之意，內戰危機與投降的危機反而更趨表面化，以致在敵寇實行對華新政策進一步對重慶誘降之下，不顧共產黨及全國人民與英美人士的嚴正批評，一意要實行法西斯獨裁與貫徹反共的方針，於是高級將領大批投敵了，命令走「曲綫」進行反共的文件到處發現了，連年企圖大規模閃擊邊區的空前內戰危機亦發生了，作為中國法西斯理論基礎的蔣介石陶希聖合著的「中國之命運」也出版了，對敵寇頻頻誘降也默不作聲了，這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未完）